

明清十大奇案

刘建业著



明清十大奇案

刘建业 著

外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蕾
封面设计:程星涛
封面题字:张希录
插图:李有良

0035/02

明清十大奇案

刘建业 著

外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5年(32)开第一版

(汉)

印数 1—10000册

ISBN7-119-01380-7/I·362

定价:9.80元

目 录

- (1)奇案一 洪武丁丑科场冤案
(18)奇案二 永乐帝错斩周新案
(41)奇案三 锦衣卫烈女奇冤
(69)奇案四 东厂乱断女尸案
(98)奇案五 皇宫谋杀太子秘案
(117)奇案六 千古迷离红丸案
(132)奇案七 康熙江南科场案
(149)奇案八 雍正麻城杀妻案
(200)奇案九 咸丰七涧桥凶案
(261)奇案十 嘉庆山阳凶杀案
-

奇案一

洪武丁丑科场冤案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暮春,六朝形胜之地南京城里,柳绿花红,莺歌燕舞,正是“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的季节。从秦淮河下行,游人如织,弦歌动地,站在北岸的酒楼上,放眼望去,但见一曲清流,逶迤东下,十里春花,争奇斗艳,真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春天。往日里,秦淮河两岸的酒楼上,文人墨客云集,对诗文、吟绝唱,令酒家应接不暇。而今天,人们都好像对酒楼失去了兴趣,不管乘船的、坐轿的、还是步行的,都急急忙忙地向河北岸的贡院街奔去。原来,今天是三月初五,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九次科举会试,将在申时以前放榜。按明代科举制度规定,会试每三年才有一次,参加考试的都是由各省经过乡试选拔上来的举人,会试被录取后就是荣耀异常的贡士,有了参加殿试的资格。一旦殿试中选,就获得了进士的称号,成绩优良的进翰林院,成绩稍差的也将被外放到各地担任知县以上的官吏。因此,会试是最令天下举子憧憬的大事。从各省来的举子,经过三年苦心构思,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幻想,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发榜的日子。今天就要发榜

了，怎不令人心情激动。只见那些考生，有的心如火焚，大步流星地向贡院奔去，有的面容矜持，踱着方步缓缓而行，但两眼却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好似有一根无形的钩子，钩住了他的头颈一般。富家子弟锦衣褙袍，由家僮跟随，贫寒之士则衣帽不整，或独身上路或结伴同行，心里都像揣着一只小兔，“蹦蹦”乱跳，希望——幻想——担心——害怕交织在一起，只等着那一纸黄榜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贡院在秦淮河北岸，紧傍着北宋景祐元年（1034）建的夫子庙。现在时辰尚早，贡院辕门的木栅栏紧紧地关着，从里面的明远楼里，不时传来一阵阵锣声，告诉人们，选取的黄榜已经用好大印，只待主考官最后校对一下，就可张贴了。辕门前，早已挤满了看榜的举子，先到的选好了一个最佳位置站立不动，而后面的人还不断涌来，致使前面的人站立不稳，只好向前移动，那负责警卫的军丁，板着脸横戈立剑，将拥上来的人向后驱赶。人群中埋怨的，怒骂的，劝解的，猜测考试结果的，熙熙攘攘，任弹压的军丁怎样吆喝，也安静不下来。

辰巳时分，贡院辕门大开，由监场官员捧着大黄榜，护场军丁簇拥着贴榜的小吏，走出辕门。一时鞭炮齐鸣，写着中选人名单的黄榜被高高悬于辕门之前。一时间，举子们齐拥上前，万头攒动，千万双眼睛，投向了黄榜，一张张紧张、焦急的脸孔，在榜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这次会试，共选取了五十二名贡士，榜文清楚、黄纸红字，一目了然。只见中试的欢喜若狂，落选者垂头丧气。还有那不甘心的，生怕漏掉了自己的名字，在榜前反复读诵着中试者的人名。天近中午了，一些失意者已快快离去，但尚有不少举子聚集在榜前评论着中试者的

学识和人品。忽然，有一位落选举子似乎发现了榜上的漏洞，自言自语地喊道：“奇怪，奇怪，五十二名贡士都是南方人，莫非北方人就连一个合格的也没有？”他这一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仔细一看，名单从第一个往下排列，“宋琮、陈郊……”直到最后的刘子信，确实都是南方人。这时又有人叫喊：“主考官刘三吾是茶陵人，副主考白信蹈以及各房考官也都是南方人，他们用乡里之情，压制北方才子，天理难容。”这一喊不要紧，那些本来已经失望的举子，一个个像被打足了气的皮球，跺脚乱跳，呼爹骂娘，人群大哗。不少原来抱着极大希望的北方考生，一齐呐喊，纷纷用泥团石子掷向黄榜，只一瞬间那高悬的黄榜已经被泥团涂得一塌糊涂。考生们越闹越欢，索性成群结队地簇拥着从贡院来到礼部衙门，声言要面见考官，问个水落石出。礼部官员急忙调请锦衣卫亲军前来弹压，但人言沸腾，群情激愤，那里能压得下去，不到两个时辰，南京城里已经贴满了揭帖，指责考官选人有私，街头巷议全是本次会试尽取南人于天理不容的舆论。礼部官员见事情闹大了，不敢隐瞒，急忙将众举子的议论写成奏本报到明太祖朱元璋案前。

明太祖朱元璋有个习惯，中午膳后总要批阅一些早晨送进来的紧急公文。今天天气有点炎热，他特地传谕在奉先殿阅本。司礼监太监已将厚厚的一叠奏章陈放在龙案头，为了怕殿外的热风卷进来，几名宫女轻轻地将奉天殿大门关紧，缕缕阳光透过窗棂斜射进来，在浸油澄浆泥砖墁成的地面上，洒下了斑斑驳驳的金点。由于殿宇高大，所以屋内一点暑意也没有。朱元璋高踞在宝座之上，拿起了一道道奏章，健笔如飞，边看边批，不一会那一套叠奏章已被朱批了一大半。此刻他从案卷

堆里抬起头来，舒了一口气，用手轻轻地梳理了一下那保养得很好的胡须。早有一名宫女捧上了一杯庐山云雾香茶，轻轻地放在了案头，那淡淡的茶香似乎驱散了朱元璋的倦意，他又伸手取过一道奏折仔细阅读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一股怒容从他那宽阔的脸庞上兴起，最后竟狠狠地将奏折掷在了龙案上。

皇帝突然震怒，吓坏了在一旁侍候的亲随太监和站在皇帝身后打扇的宫女，他们一齐跪在地上，嗫嚅地说：“万岁息怒”，朱元璋用眼扫了一下跪着的人们，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把手一挥说：“都出去，都出去”，宫女内侍巴不得皇帝的这声吩咐，齐齐地叩了一个头，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殿外。

大殿里又恢复了宁静，朱元璋极力压抑了一下感情，把目光又投到那份被掷的奏折上。那正是礼部申报本科会试举子闹事的折子。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帝辇之下，堂堂朝廷会试竟会出了纰漏。自从在淮西起兵，朱元璋最重视网罗知识分子，他手下的开国功臣刘伯温、李善长、朱濂等人，都是名贵一时的文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辅佐，大明朝才能扫荡群雄，驱逐元虏，统一天下。因此，在定都南京后他立即健全了开科取试的制度，很发现了一批人才。因此，他把会试取才，当成选拔治国人才的重要途径，特别强调主试人要廉洁公正，不得有一丝舞弊现象。今天，一榜会试贡士，竟都由南方人占据，内中显然有弊，而科场出现弊端，将会影响全国读书人的情绪，对于巩固大明江山显然不利，这就是朱元璋勃然发怒的原因。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一位执政三十多年的皇帝了，震怒之下并没有冲动，他仔细思索了一阵，在奏折上批道“南人尽占黄榜，举

子群情激动，着礼部官员将试卷再阅来报”。这道批示还是很客观的，但也暗中示意，不要把全部北方考生都摒弃在外，把这道奏章批示后朱元璋破例命令内侍火速将圣谕发往礼部，他知道举子们闹事不是好对付的，如果处理不及时，很可能愈演愈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翰林学士，洪武丁丑科会试主考官刘三吾，这年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办事干练。三月五日会试发榜，当天下午举子闹事，他已经知道了。这两天闹事的举子越来越冲动，不但南京城里已传遍了刘三吾与副主考官白信蹈私护乡人排斥北人的消息，就是整个江南江北、也有不少人怒骂主考官徇私舞弊，有悖圣恩。对这些指责和谩骂，刘三吾毫不理会，每天仍然按照常例，该会见各科试官的会见试官，该接见中试举子的接见举子，所到之处，谈笑风生，使人感到这位老学士身上充盈着一股正气，尽管有人因为举子闹事而替他担忧，但一见他那毫不为舆论所动的神情，就都不敢再提此事了。

刘三吾确实有一身正气，这位老翰林是七十三岁才被人推荐给朱元璋的，当时他的才学渊博已名满江南。朱元璋召见他以后，深为他的远见卓识所倾服，当即降旨授他为翰林学士，十二年来刘三吾大刀阔斧，为朱元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科取士制度，并奉旨亲自为大明朝修定了《寰宇通志》、《礼制集要》等书籍，成为一个受人尊仰的学界老前辈。本科会试朱元璋御笔亲点刘三吾为主考官。接旨后老先生不顾年迈体衰亲自临场监考，并屡次对各房考官说：“天下才子十载寒窗全在会试三场以定优劣。我等若徇私舞弊岂不辜负志士报国之

心？”开考之后，有不少名门显贵给他递条送礼，都被他正色谢绝。三场试罢，他又亲自主持阅卷，凡是被录取的试卷全都经过他的圈点，尽管这样，他仍恐有遗漏，又吩咐把落榜的试卷抽出几十份来进行对照，直到认为应当中试的确实名副其实了，才开列黄榜报呈礼部，所以对本科贡士的成绩他可以说了如指掌。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刘三吾主持会试无私无弊心境坦荡，所以尽管南京城里已经满城风雨，他却始终泰然处之。这天他刚刚在翰林院接见了新科会元宋琮，回到府中感到有些疲倦，准备在花厅的藤椅上假寐片刻，谁知到底上了年纪，靠在藤椅上不久，竟朦朦胧胧地睡着了。老家人刘忠见主人入睡，赶紧拿了一条锦被刚要去给他盖上，却听到门口一阵喧哗，原来是礼部官员来传圣谕，着刘三吾立刻进宫详报本科会试情况。刘忠叹了一口气，心想“当一个朝官好不容易呀，可怜老爷八十开外的老人，竟连一刻休息也不得安宁”。这时却听到刘三吾的呼唤声：“刘忠快备朝服。”原来他已经全听见了。

朱元璋接见群臣，历来是在皇宫的奉天殿。但今天他却在自己的寝宫里接见刘三吾。后宫诸院花繁树茂，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刘三吾被内侍引到御书房门前听候传唤，不一会，书房的帘笼被高高挑起，两名亲随太监出来恭恭敬敬地将刘三吾让进书房。朱元璋没有穿朝服，由于天热，只着了一件宽大的黄缎龙袍，参拜后他不待刘三吾开口，便直截了当地问“本科会试，尽中南人，朕已朱批着礼部查核，礼部回疏云一应事项均是刘先生料理，所以请先生将录取情况说与寡人知道。”刘三吾答道：“会试榜发，北方举子大哗，臣已尽知，然臣在阅卷

之时只以文章优劣定名次，并不知所录者到底是谁……”接着将自己如何阅卷、如何权衡、如何反复与阅卷官推敲的经过详细禀报了一遍。朱元璋听罢点了点头，但跟着又说：“只是一榜之中全系南人，未免出于奇巧”。刘三吾躬身回奏道：“其实这并不为怪，北方在元掳统治下，民不聊生，文人墨客备受摧残，这种情况已历数十载，应试的举子文章根基远不如南方。南北举子同场应试自然南方的要捷足先登了”。朱元璋有点不满意地说：“诚如先生所言，但先生既如此情，为什么不特拔几名北方士子，以鼓北人之心呢？”刘三吾说：“臣为国取才，只能以试卷文学优劣为标准，不能以南人、北人为依据。”朱元璋被刘三吾这么一堵，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却老大不悦，说：“北人久受压抑，本来就有股怨气，本科如若一名不取，恐难平抚其心。依朕之见，先生不妨在北方考生中择优选上几名，以安定人心，平息众怨。”刘三吾是个耿介之人、生平最讲一个“理”字，听朱元璋让增加几名北人充数，不觉上了倔劲，答道：“会试榜次已定，当选之人名副其实，不能更换了。”朱元璋的火气也上来了，说：“先生执意不换，朕以为其中必有私弊。”刘三吾站起来，对朱元璋深深作了一大揖说：“万岁既怀疑老臣主试有私，不妨另委大员，重新审阅试卷，若发现纰漏，臣甘愿领徇私欺君之罪。”朱元璋见刘三吾敢当面顶撞自己，不觉大怒，厉声喝道：“朕让你改变黄榜，你是改与不改！”刘三吾斩钉截铁地说：“此次黄榜是全体考官反复权衡选定的，断不能改。”朱元璋气得浑身战抖，指着刘三吾说：“你可知朕的厉害！”刘三吾起身跪倒答道：“臣为国取士，何惧一死！”朱元璋拍案而起说：“刘三吾，朕从今日停你翰林学士之职，回府听参，本科会

试朕要派人详查到底！”说罢，一挥手，早有几名侍卫进来，把刘三吾架出了皇城。

主考官刘三吾被皇上驱出了宫城，朱元璋亲自降旨重新核查会试考卷的消息，只几个时辰就传遍了南京城。街头巷尾舆论纷纭，大家都知道，皇上生性爱杀人，刘三吾被下狱处斩已经是不可幸免的事了。人们猜测的是这次是只杀刘三吾一人呢？还是连副主考白信蹈及各房考官一起杀？内中也有人替刘三吾惋惜，但是大家都明白刘三吾惹恼了皇上，是谁也救不了的，就在人们纷纷议论的时候，又传来了新消息，副主考白信蹈也被停了职，皇上亲自在后宫召见了翰林院侍讲张信，命他主持复阅全部试卷，如发现弊端及时禀报。朱元璋的雷厉风行，令落榜的举子大欣悦，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聚会，山呼万岁，表示了对皇帝的拥护。但是礼部官员似乎对这次集会很反感，调来数百名军丁，把举子们驱散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好像是热油锅下面又加了一把火，使会试复议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

暮春的黄昏似乎特别长，当一轮明月悄悄爬上中天后，天已交戌时三刻了。刘三吾倒背着双手，在后花园踱着步，月光明媚，清辉满地，树影婆娑，那迟开的海棠还放出阵阵清香，但是他却无心欣赏这三月十五日的月色。自从被朱元璋赶出宫后，他就一头扎进书房，闭门谢客，静待缇骑前来捉拿了。老家人刘忠怕主人愁闷出病来，一个劲地安慰他，但刘三吾始终一言未发，从昨天上午开始，府宅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些买杂食的“小贩”，只在门前转悠，并不招揽生意，这无疑是锦衣卫的便衣，暗中监视着自己。因此，刘三吾也担心有那位好友冒失地

踏进自己的宅子。偏偏今天就来了一位不怕死的翰林院同僚，婉转劝说刘三吾不如尽早上一道谢罪的本章，并按皇帝的意思，胡乱点上几名北方举子，应付过这次灾难。刘三吾坚决地拒绝了，他坚信自己所选的贡士是经得住复查的。但那位好友却有一些新的忧虑，他指出：被朱元璋新委派的复校大臣张信，是个才学极低而又善于迎奉上司的人，在翰林院内名声并不好，不知用什么方法取得了皇上的信任，才混上了个翰林侍讲的官职，这样的人难道肯不顾自己的安危去主持正义吗？何况评点文章本无一定标准，主考官员见仁见智，各有所云，原是常情，指望完全维持原议实在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怎样，形势对刘三吾总是不利的，要想保得解脱，只有上表谢罪一条路。刘三吾深知朋友说的都是实话，但是，这位老先生很重气节，宁可一死，也不肯屈节认错，所以婉谢了好友。现在，想起好友洒泪而别的情景，自己心中也是一阵凄然。夜深了，冰盘般的月亮已移上了中天，夜风袭来，还使人感到一股寒意。刘三吾手扶着一株石榴树，默默地伫立着，月光下，他那清瘦的面庞，略显佝偻的身躯，宛若一座塑像。他决定以不屈不挠的气节，去迎接这一场巨大的风暴。

翰林院侍讲张信，从朱元璋的手中亲自领回了主持复阅会试考卷的圣旨后，立即召集参加复审的官员连夜开会，把皇上的意图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最后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举子闹事，关键是北方举子感到不公，因此，对北方的试卷要格外细阅，不能把好文章漏掉”。主审官的意思大家都心领神会，只是不便点破而已。为了迅速结案，张信还宣布，从今天起，凡是参加阅卷的官员，一律不准回家，并且不准将阅卷的消息泄

露出去，谁要是走露一点风声，立即送锦衣卫惩办。参加阅卷的人心中虽然十分不快，却也没有办法，只好背地里发出几句牢骚，出出怨气。

从三月中旬张信主持阅卷以来，刘三吾的老管家刘忠曾三次偷偷地跑到贡院打听阅卷消息。但贡院辕门紧闭，锦衣卫亲军把守严密，竟然连一点风声也听不到。这位忠厚的老家人，还冒着风险去主考官张信家拜访了一次，但人家连大门都没让进。还是张信的一位老家丁看到刘忠可怜，才透露说张信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这使刘忠更加焦急，今天他借口上街买东西，又悄悄来到贡院，却见辕门前贴了一道告示，说“试卷复阅已近尾声，文章好坏自有公议，着各地举子稍安勿躁，静候复榜”。从告示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审理结果已经把原判完全推翻了，所谓复榜就是说与原榜不同嘛。刘忠好似被迎头泼了盆凉水，趑趄趑趄地奔回家来。一路上又听见了不少流言，什么“张信遵照皇帝旨意，新点了二十多名北方举子”呀，什么“复审官员已经上本弹劾刘三吾，白信蹈徇私庇护乡邻”啦，什么“现在查明刘三吾、白信蹈有受贿的劣迹”啦，什么“皇上在宫中大发雷霆，一定严办刘三吾等主考官员”啦，听得他晕头昏脑，几乎不能自持。但回到家中看到刘三吾那行若无事的风度，心中又得到了一点慰藉。

南京城里，这几天议论的都是复审会试的消息，许多落第的举子，怀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复审揭晓，他们当然希望把原榜全部推翻。一些市井商人则希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那样就有热闹可看了。也有一些正直的读书人有时替刘三吾讲两句公道话，但谁也不敢说得过重。占压倒优势的舆论，是说张信绝

不会违背了皇帝的意愿，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拿出宫里的消息为证，说张信在接旨的当天，已经向皇上表了态，一定“竭尽犬马之劳，以体圣上求贤之深意”。尽管有些人很看不起张信这种迎奉的态度，但对案情审理结果却决不怀疑了。大家一致认定，张信必然会把许多北方人填到榜上去，然后狠狠地奏上一本，把刘三吾、白信蹈都打成营私舞弊之臣，大家盘算着这一天已经快来了。

果然，四月十二日，从皇宫内飞传出一道圣旨。明天早晨卯时，皇帝亲临奉天殿，听取主审官张信禀报复阅试卷结果，并当众揭示新榜，着六部九卿官员一听禀。并宣被黜的刘三吾、白信蹈等原主试官员一起进宫听参。这个消息好似烈火烹油，使整个南京都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拭目以待明天将要发生的一件明朝建国以来的爆炸性的新消息。

四月十三日，是个阴沉的天气，凌晨时分，朦朦胧胧地降下了一场春雨，雨花很轻，好似薄雾，使整个城都罩在了一层雾蒙蒙的水气中。皇宫前，气氛显得十分紧张，从午门前经五龙桥、承天门、端门，站满了护卫亲军，由于天在降雨，所以一切仪仗卤簿都没有展开，更加重了阴沉气氛。应召的各部官员，在寅时初就候集在午门前了，为了怕大家淋坏，皇上格外开恩，令内宫太监把群臣分批引到午门、承天门避雨。卯时初刻，宫内景阳钟响，传来了皇帝驾临奉天殿的消息。接着，六部、九卿大臣也在司礼监太监的引导下进入奉天殿。由于今天被召的大臣很多，所以一座宽阔的奉天殿，竟显得有些拥挤。座位自然是无法摆放，群臣只好站着听旨了。

朱元璋今天显得特别严肃，他高踞在宝座之上，等群臣朝

拜完毕才用十分宏亮的声音说：“本科会试尽取南人，全国举子为之愤懑。朕为平息民怨，不得不令张信复阅试卷。开科取士，乃我朝百年大计，岂可容忍营私舞弊，但应试举子只能以文章定优劣，这又是朕取士的标准。今张信等十二人，经过半月披阅，已将结果查明，朕欲当众揭示结论，以示公道，尔等六部、九卿及刘三吾诸人，需仔细听奏，如有不明，还可当殿询问，务要求得公道，以服天下。”朱元璋说完，用眼瞟了一下站在一旁的张信，示意他当众汇报复审结果。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张信的身上。这位张信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宽阔的面庞，炯炯有光的双眼，给人一种干练聪睿的印象。他不慌不忙地给朱元璋行了一个大礼，然后走到专门为他摆放的一张公案前，拿起了几份经过悉心评点的试卷，呈送给站在宝座台阶下的太监，又由太监捧至朱元璋案前。张信口齿清楚而又缓慢地奏道：“遵照万岁旨意，臣等此次复审，除仔细查阅前榜中试者的试卷外，还特别留意北方举子的落选试卷，方才所呈的几份试卷均是前榜落榜者。臣等反复勘磨，以为文章通顺，韬略可行，实为北方举子中之佼佼者，这几名考生，也不能不算是国家的人才了。”听了张信的这番评论，满朝官员都意识到，原榜确实是被推翻了，不觉得都替刘三吾、白信蹈等原主考官捏着一把汗。

朱元璋好像并没有听张信讲些什么，只是认真地读着张信奉上的试卷，边看边频频点头。他用赞许的眼光看了张信一眼，又把脸转向了站在右面的刘三吾等人，似乎有些怒意，声音低沉地说：“讲下去！”张信长揖一礼，接着说：“若论才华，臣等以为这几份卷子均可入选……”群臣有些不安了，甚至有

些正直的人脸上显露出了明显的不满，他们感到张信以上的話，全是顺着皇上划的道道走，复审实际上是专为否定原榜。朱元璋见张信的话突然中断了，就催促他“张卿接着说吧！”张信说声“容奏”，大家知道，下面该是弹劾刘三吾了，不觉屏住呼吸，听张信究竟给刘三吾等人定个什么调子。但是，张信并没有接着说，却又回身走到分案旁取过另一叠试卷，呈送上去，这才平静地说：“臣将方才的几份试卷与前榜中试者的试卷相对照，才发现南北考生成绩相差实很悬殊，即以前榜听取第五十二名刘子信而言，其才学文章也远远高出北方举子中的佼佼者。万岁方才言道开科取士当以文章定优劣，臣等深体万岁之意，已与同考诸官员共议，第一名仍按原榜取江西泰和举子宋琮，其余中选人员皆依前榜，北人试卷仅可列为第五十三名，然取士名额有限，不得不落榜了。”张信的这个结论，好像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把百官给炸愣了，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翰林侍读官竟会有这么大的魄力，这样大的胆略，这样崇高的品德，为维护会试的信誉，费出了这样的苦心。说实在的，张信的论奏把朱元璋也给惊呆了，他怎么也估计不到，张信竟会在六部、九卿百官面前，站出来百分之百地替被自己罢黜了的大臣说话，更不会想到张信弄了几张北人的卷子，竟是为了驳斥自己的。因而他呆呆地看着摆在面前的几份卷子，半天没说出话来，足过了有半袋烟的功夫，才缓过神来，冷笑着说：“张爱卿真会演戏！”这时群臣又把替刘三吾担着的心转移到了张信身上去。只听朱元璋缓缓地说：“就在你复阅试卷时，朕已得到密报，刘三吾等故意将北方举子的劣等卷子交你审阅，并让你拿来蒙哄孤家，你道是也不是？”张信不慌不忙辩论道：